

強悍的烏鴉少年

| 作家與談

— 訪作家崔舜華

Shun-hua Tsui Interview

| Talk to Writ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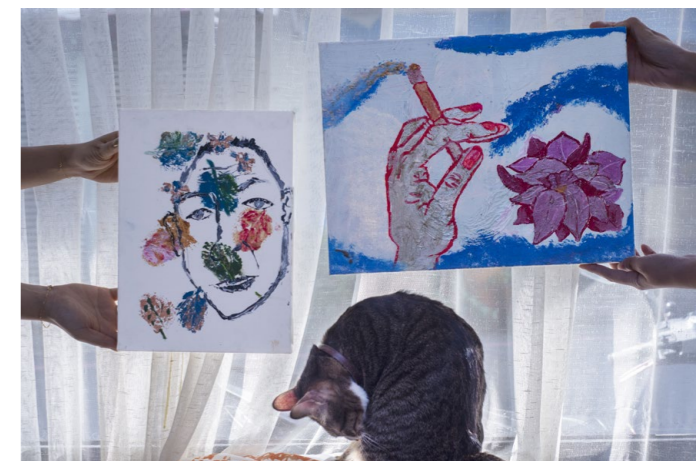
「可能有人能用寫作療癒吧，但不是我。對我來說，是去觸碰或者逼近，世界是否存在所謂的『真實』。」



文：曹凱婷（特約撰述）
攝影：黃郁菁

崔舜華於自由溫室咖啡廳。

頂著一頭螢光綠的短髮，恰好露出脖子的刺青，手指塗上紅紅的蔻丹，紅綠如此鮮明，她是崔舜華。畫畫、寫字，寫散文也寫詩，是一個不太能輕易歸類的創作者。透過相機，凝視著觀景窗下的她，萬般模樣，神秘，卻又想要知道更多。



崔舜華擅用油彩與壓克力繪畫，貓咪是她創作時的夥伴。

「轉播鏡頭追逐幸福的現行犯／你看 有人面若春花／有人感情氾濫／有人天生和愛一國／有的人天生軟弱」

——〈有的人天生軟弱〉

烏鴉說：「你今後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強悍的 15 歲少年。」

崔舜華的左手臂上，棲著村上春樹《海邊的卡夫卡》裡的烏鴉。這是她今年份的咒語，全身的第 11 枚刺青，她大概每年都要痛上一次。刺青也是鬼魂，她的身上仍然留著從前愛過的記號，但她不躲不藏，穿著細肩帶的長裙，短髮不及肩，露出背後拔罐的痕跡。

她的文字是她肉身的延伸，不遮不掩，袒露她的疼痛爆裂，於是別過頭的可能是不能忍的讀者了。至於作者本人，對自己毫不手軟，下筆如刀。她會先清出桌面，挑好了音樂——半夜不會吵到鄰居、不會讓自己感官疲累、又有營養的古典樂，可能是韋瓦第、拉威爾、貝多芬、李斯特……備好咖啡與菸，點起香，才在一如往常失眠的深夜清晨，清醒，冷靜，後設地敲擊。

當然還有酒，但只在寫了一個段落，覺得還不錯時犒賞自己用。「喝個兩杯，也比較好睡，」崔舜華補充。

對自己狠心的作家，有顏色與光

《詩》曰：「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。」舜華當然懂美，她的英文名字還是 Gloria，有光。

崔舜華的詩句與散文，擅長層層描述觸手可及的種種物質，華麗意象寫盡心中罣礙恐怖，讀她的語言，彷彿也去到她所在之處、她的時間，感她所感。「我很建議大

家多多感受自然秩序，而不只是習慣的文明秩序，這並不需要你真的去大自然。」崔舜華挑的探訪地點離家步行可及，她痛恨爬山慢跑，完全不是戶外運動咖。憑著本能的身體感官，崔舜華採集世界的光影、聲音、氣味、溫度與季節，到了過於敏感的地步，以至於出生成長於大臺北的城市小孩，竟能拾起日常起居的花葉風雨，拓印成詩成畫，仿如神話寓言。

這幅她和探訪團隊分享的〈葉子叢中的拉赫曼尼諾夫〉，是她的新作品。輕巧的小件畫布，以油彩與壓克力顏料，勾勒她鍾愛的俄國作曲家拉赫曼尼諾夫的臉龐，筆觸大氣，拓以葉脈。新書書名《無言歌》所借用的名曲 Vocalise，便出自拉赫曼尼諾夫。這首樂曲，沒有歌詞，要以人聲模擬樂器，唱出低迴淒美的深深思愁，聽起來很寂寞。

探訪崔舜華的時候，正是她出完書，狀態最虛脫的時候，微微菸嗓，音調軟軟的，有些小，不時停頓思考。她有點抱歉地說她該換一種藥了。崔舜華寫作永遠全心全意，狠心利用自己的失眠，掏空所有。「我寫作焦慮滿嚴重，我不知道……也許哪一天，也許40歲、50歲，我寫不出來了，或是沒辦法寫這麼快了，我想在這之前趕快證明自己。」

不同的創作形式，同一顆詩心

距離第一本書《波麗露》才9年，今年37歲的崔舜華出了第6本書《無言歌》，也是睽違5年的詩集，而且還是詩畫集，裡面收錄16幅作者本人的油畫作品。「我申請國藝會補助的時候，發下豪語說要畫50張。不過實在太多了，出書前出版社就來我家挑選拍攝。」前兩本出版的散文集《貓在之地》、《神在》，封面也使用了自己的畫作，前者更入圍去年的臺灣文學獎金典獎。

說是睽違5年，「其實詩我一直有在寫，在電腦裡、臉書、副刊上……寫了10幾年，就像親切的老朋友；不像散文，必須跟它拉扯對抗。我很晚才寫散文，但我想看看自己可以做到什麼地步，說實在話也比較多讀者。」崔舜華在創作上向來勇於挑戰，雖然自覺無法寫小說，但也欣然接受副刊極短篇的邀約，也曾與獨立樂團合作，擷取長詩《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》中的一段，化為歌德搖滾歌曲《你如何成爲一種幽靈式的抵達》。

本次詩畫的嘗試，也並非她首次以文字結合圖像，5年前的《婀娜神》（absent）便是攝影詩集。她有一陣子非常著迷拍底片，上網買了好幾台，「買Lomo、立可拍、電影底片、黑白底片……」現在家裡還有台雙眼相機，她比劃著，「我去花蓮挖到的，往下看、往前拍那種，我還有一捲（底片）還沒洗。」

戀物的結束和出書的速度，共有一個務實的理由：錢。「我玩很多東西，都是我失眠的時候玩，一陣一陣的，玩到覺得太浪費了就停手。我現在不玩水晶了，魚都死光了，也沒在下廚，瓦斯爐上都是貓食，」只剩下不太麻煩的香還在玩，偶爾蒐藏一點原礦，朋友知道她的愛好，也會帶香給她。她也曾試過在文學雜誌上班當編輯的日

子，但受不了早起打卡，也難以創作，現在自由文字工作的方式更適合她。除了拿版稅、拿補助寫作，她也接過探訪、影評、書評與繪畫等案子。

畫畫是安靜而愉快的勞動

她畫畫完全靠自學，畫齡僅約四年。當時她在出完詩集《婀娜神》後，遇到了創作瓶頸，平時喜愛逛展覽看畫的她，就想著要嘗試全新的創作形式，「我本來就對光和色彩比較敏感，就想說試著自學看看。」她喜歡印象派的莫內、梵谷，也喜歡怪咖席勒，相較寫作時的慎重儀式，畫畫對她來說是舒服放鬆的，不需要斟酌思考，需要準備的只有體力和錢——畫布很貴，所以要先想好，構圖、顏色、打草稿，或用畫紙作載體。

「那是一種動用身體、很安靜而且愉快的勞動。」她去年搬家之後，有了一個很小很亂的工作間，擺著男友幫忙組的、從臺中訂上來的松木畫架，現在已經變得很斑駁。那以後還會想再出版詩畫集嗎？她斷言，「不會，做過的事不要再做了。」

妳要有夠多顏色護身——／夾竹桃的白，松毬果的金／但也都不會是妳的——
／妳的神是青鐵色的／妳的祈禱是祂座下一把／朱紅的凶籤

——〈畫室·之二〉

新的愛好賦予文字創作更鮮明的視覺色彩，新書中便有四首關於畫室的詩作，畫面感十足，「其實油畫顏料的名字許多非常美，會用金屬去命名、用異國地名、植物命名，本身就非常有詩意，」例如普魯士藍、鎘紅、鎘黃等等；而長年聆聽的音樂則存在於詩的內部節奏，她極注重詩的音樂性，「我聽得很雜，聽臺灣地下樂團、英式搖滾，也會聽主流的情歌，」聽歌是看心情，但她現在不常唱KTV了，都點不到想唱的歌，「頂多能唱唱王菲。」

那她會用顏色或歌曲形容自己嗎？她笑了，「這太自戀、太文青了！這種事我做不來，如果非要形容，我會選擇食物——可能是伏特加加萊姆吧。我很簡單，這是一款很基本的調酒。」

菸酒與病，女性的身體

崔舜華不是文青——至少絕非那種透明、清新、無印風的。比起改裝翻新的現代化南門市場，更愛髒亂傳統的永安市場；住不慣井井有條的中正區，安於人車混亂的永和；不去井然有序的漂亮市集，偏愛福和橋下的二手贓貨市集，「我比較喜歡藏污





- 1 採訪當天，崔舜華帶來作品〈電音派〉原畫。
2 崔舜華與其油彩作品〈葉子叢中的拉赫曼尼諾夫〉。

納垢的地方。」她的刺青也是西門町刺青街裡粗獷的黑，而不是韓系小姊姊工作室裡的細線條。她的濃豔，在一眾樸素的臺灣作家中特別顯眼。採訪這天，她頂著烈日，抽著菸走來。大大墨鏡，紅豔指甲（腳趾也沒有放過），最炫目的絕對是一頭短髮——是怪奇比莉的螢光綠！

這樣的外表或許看來有點酷，有點距離，可她的文壇好友形容她貼心慷慨，時不時以手作串珠等等小物相贈，像個小女孩。想來若非有顆溫熱的心，也寫不出這麼濃烈的文字。

雖是政大中文系、中文所畢業，但她寫詩的啟蒙是在提早推甄上大學後，當別人為指考奮鬥時，她多了半年泡在景美女中的圖書館，讀洛夫、夏宇開了眼，後來也開始慢慢摸索創作。她說得直接：「臺灣的大學教育很失敗。」課堂上所學無幾，遠不及自己的追尋，她讀書很雜，喜歡這邊看看、那邊看看，研究所對她而言也是一種進階的閱讀。「我想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這樣，你特別擅長某件事情，一定是你特別努力去做的事情。」

但她自言「悔其少作」，就連剛出的《無言歌》，她也批判地說，應該讓詩與畫更加親密，「也可以做到跨頁，像攝影集那樣。」比起自己的創作，她演講時更常分享夏宇、零雨、陳育虹等人作品；碩士論文本也想研究她非常喜歡的蕭紅，但指導教授因為相關研究飽和而勸阻了她。「我自己有注意到，女作家或詩人比較能讓我共感，只有村上春樹是例外。身體是沒辦法擺脫的，也是我們理解世界的基礎，女性創作者表達感官經驗的方式，特別能引起我的注意。」

生命中無神的時刻，貓在

女性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呢？她自嘲地說，全身上下最喜歡的身體部位是頭髮，「因為那是我能掌控的事。」臉和身材由不得我們。崔舜華國中轉學遇到霸凌排擠、身材歧視，連隔壁班同學也叫她醜女，她至今仍覺傷害太近，無法細寫，但在〈神在〉文中已怵目驚心。她是家中長女，下面有兩個弟弟，父親是退伍軍人，還加入不明宗教組織，高壓統治，家中任何房間不得上鎖，日記被翻出，動輒辱罵責打，數落她懶惰肥胖，軟弱的母親無法提供保護。

「我問過自己：如果世上有神，我對祂來說重要嗎？」 ——〈神在〉

她讀研究所，也只是因為不想被家裡逼著去當老師。「二選一，人生每個選擇都有成本。」現在她把與家人的關係拆成兩部份，一個是現實上：她住得離爸媽很近，三個月回家一次，「相處的和解程度比以前高，但也不算太高。」另一個是精神上，她以書寫處理了一部分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創傷，可是原生家庭仍然影響著她，「影響我想事情的方式、我的恐懼。」她的憂鬱與失眠未曾真正痊癒。

崔舜華的〈貓在之地〉，也寫下了與前夫歹戲拖棚的災難現場，家人沒得選，愛會變，他人的無常我們無力掌控。「我選錯過很多關係」，但她無比篤定地說，此生做過最值得的選擇是：「我養了貓。」她對貓的痴戀，讓朋友暱稱她「崔貓」，令人訝異她竟才養貓四年，而她已記不得從前沒有貓的人生如何存活。

「這一切發生時貓都在場……她顫動著細長的鬚鬚，向你發問：妳受傷了，妳為什麼受傷？」

——〈貓在之地〉

「她比我堅強，」四歲的阿醜（a-bái）是崔舜華的第一隻貓，有著月黃圓眼和柔軟玳瑁毛，個性穩定，跟著她搬過一個又一個住所，生性不喜搬遷的貓卻總能比她更快在新環境安適。「我不知道怎麼形容……只能非常老套地說，她就是我的家。這樣講可能很偏心，但我就是偏心。她就是我的啊！」後來養的胖（パン），也是為了緩解阿醜的分離焦慮而養。因為阿醜，流浪的崔舜華也想變安定，想和阿醜一起變老。「我寫作完全是為了我自己，但確實處處是她，因為她是我生活裡很重要的存在。當我情緒很不好、很恐慌的時候，我看到她躺在旁邊四腳朝天，就被療癒了。」她帶來的畫布上沾著貓毛，身上的貓味，讓採訪的咖啡店店貓老往她身邊蹭，崔貓親暱地喚：「襪襪～」



直視真實的人，有少年的柔軟與孤勇

崔舜華的創作與生活向來密不可分，見字如見人。《無言歌》開宗明義：「誌世間所有的孤獨者。」其實也是她去年的生活紀錄。家附近有間日式居酒屋「孤獨者食堂」，她非常喜歡餐廳的名字，那裡就像以酒交換故事的地方，在因為疫情熄燈之前，她幾乎是天天報到，甚至帶著電腦去工作，與老闆兼廚師成為伴侶。

在兩本太血淋淋的散文集之後，這本詩集重新有了幾分呼吸的餘地，儘管是六月孤、七月靡、八月劫、九月厄，但仍有著一抹僥倖的預感，小心地想：不可能再變壞了吧？詩集末尾收錄的附錄，是崔舜華在 2019 年獨自前往美國佛蒙特駐村時，所寫的精彩長詩〈在伏莽地〉，字裡行間節奏是難得的輕快。在寒冷的異地，把所有煩惱留在台北，這裡的孤獨自由而快樂，最大的掛念只有貓。「很冷很冷，我喜歡寒冷的地方，除了寫作什麼也不用想，很想不回去了，可是菸好貴。」

我感覺寧靜，平和，細小的顫簸／身體像窗下的小河／些微且緩慢地流失著力氣／在伏莽地的橋下沉默地旋繞／通行於檯燈，座椅／冬鴉在小徑的終端嗷叫
千屈菜與翼豆低聲交談／舉行無名的會議

——〈在伏莽地〉

她希望自己的文字，能陪伴讀者的心。「我喜歡一個人去旅行，勝過跟別人去，我也更喜歡一個人喝酒；可是一個人吃飯的話，我寧可不吃。我以前是非常無法獨處的，但是所有型態的創作者，一定是孤獨的。寫作的時候，你只能自己面對自己。」

縱然她把傷痛付諸文字，但實際上，她在惡劣、不健康、不穩定的時候，是沒辦法專心寫作的。「也許對其他人來說，寫作可以是療癒，但不是我，」崔舜華長長地思考後，才說，「對我來說是，我想去逼近或者觸碰，世界是否存在所謂的『真實』，我想問『真實』是什麼。」

「眾人啊——我要訴說的是／擁有心是一件／無比沉重的事」

——〈來自披風衣的匿名者的投書·之二〉

崔舜華常說自己天性軟弱，她的人生是睡不著與過早醒來的暗夜飄蕩，她的內部是混亂與傷害的戰場。但她還活著，還在反擊，揣著一點顛倒夢想。也許吧，有心的人，擺脫不了罣礙恐怖，但堅持直視真實，給出全部，對殘酷世界說出「生而在世，我很感激」的她，就是最強悍的烏鴉少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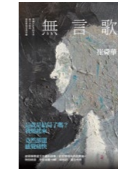
崔舜華作品年表

《無言歌》

寶瓶文化

書名借用拉赫曼尼諾夫的名曲《無言歌》(Vocalise)，意在表達真正的詩，不在語言的寡麗，而在於那捕捉意義的努力。本詩集同時收錄全彩油畫十六幅。

2022



2021



《貓在之地》
寶瓶文化
崔舜華第二本散文集，刻劃一切離聚的傷痛怨咒與暴烈激昂，逝去的碎裂的愛於焉拾遺湊整。

2019



《神在》

寶瓶文化

崔舜華第一部椎心敲鑿自剖的散文集。從來擅於以炙烈濃稠綿密文字織就一首首詩的崔舜華，在此次作品裡，她挖剖心的暗房。

2017



《如薄神》
寶瓶文化
收錄崔舜華的攝影作品，以彩頁方式呈現，充滿詩人在詩句之外，獨特又迷人的味道。

2014



《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》

寶瓶文化

崔舜華繼首部詩集《波麗露》之後不到一年完成的作品。她走入市井小巷，走進柴米油鹽，遭遇了詩與現實的擦撞；反芻世俗生活，反芻初踏入的婚姻，反芻咀嚼現實的甜蜜以及磨耗，深刻張狂，也危顛纖細。

2013



《波麗露》
寶瓶文化
崔舜華的首部詩集，勾勒出女性最獨特而感官的觸角，私密而又公眾，日常而又劇場，愛與恨，病與傷，美好與毀壞，生活與死亡，以及介於兩端之間的一切難以言喻，便在她對鏡之際，如歌亦如咒，徐徐釋放。



關於 崔舜華

詩人、作家、畫畫、侍貓。1985 年生，水瓶座。政大中文系學士與碩士。曾任文學雜誌編輯，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。曾獲時報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、吳濁流文學獎。著有詩集《波麗露》、《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》、《如薄神》、《無言歌》，散文集《神在》、《貓在之地》；合譯有《嗷叫》、《巴布·狄倫歌詩集》。